

中学上音乐课,老师教唱歌,一节课当然学不透,但老师告诫我们:课余时间不要自己练,否则跑了调,下次就不好纠正了。孔子说,“学而时习之。”学过的知识不练习,如何巩固?我们不听,一有时间就哼哼唧唧地唱。结果,下周的音乐课,几乎集体跑调。

老师说,正确的调子印在了脑子里,有一个沉淀的过程,此时,搁下别管,到时候,它自然会自己冒出来,或在老师的指导下被唤醒;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搅动它,能不跑调吗?

后来,我学唱戏,也遵循着老师当年的教导。先认真听录音,然后跟着哼唱几遍,掌握基本的调子,再关掉录音自己顺一遍,基本能唱下来。但不要以为这就是学会了。里面有很多不易察觉的小腔,有难度的大腔,不过是唱得似是而非而已,尤其是尾句的拖腔,曲调婉转,韵味悠长,是一个唱句的精华,一次根本学不透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办?不能急,只要学的时候唱对了,就已经在脑子里有印象了,让它去沉淀吧。短时间内,在没有录音资料辅导的情况下,肯定又唱不下来了,或者这次唱下来了,下次又忘了。此时千万不能着急,搁下,干别的去,等有时间再跟录音学吧,它又会被唤醒。

长时间盯着电脑,眼睛难免干涩、难受,我习惯性抬眼,望一望窗外。

我在十七楼,视野格外开阔。这里是小县城,视线所及大多是低矮的老建筑,空荡、安静。唯独一个大院,有一所艺术培训机构,汽车、三轮车,挤挤挨挨停满院落。早些年,女儿也在那里学画画。要是周末雨天来接孩子,人车混杂,进退两难,每次我都忍不住烦躁、焦虑。

等我站在十七楼的高处往下看时,大片天地都是空旷从容的,只有这一方小院拥挤,我根本不必焦虑。只是从前的我,身在局中,目光局限在这一方小小院落里,便觉得处处拥挤、事事局促。其实,走出这片方寸之地,就

搁下

姚文冬

或者,搁置数日。也许会觉得,这么多天不练,是不是更生疏了?非也。忽然某一日,拾起来再去唱,会惊喜地发现,那句怎么也唱不好的拖腔,居然流畅地唱了出来,好像是自己抢着冒出来的。这种感觉很奇怪。都说熟能生巧,可我并没反反复复地练习啊?发现了这个规律,学戏有如神助。许多艰难的唱段,都在我从容的“搁下”之后,又轻松地拿了起来。

凡事都有一个酝酿、沉淀的过程吧,先搁下,别去管它。

想起一句唐诗: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春雨细细绵绵,让它慢慢下吧,你只管去睡觉,第二天醒来你会惊喜地看到,枝娇叶嫩,粉蕊含珠,周边已是“花重锦官城”。

读书也是如此。我曾妄想读一本书,就把它精华全都记住,不好记的,宁可反复去背诵(这是个笨法),或者把将来可能用得着的内容记成笔记

是广阔天地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心烦、内耗、疲惫、不堪其扰,并不是生活处处为难我们,只是我们恰好身处“拥挤的小院”里。当下的琐碎、眼下的困境,像密密麻麻的车辆,堵住了我们的视线,困住了我们的心境。

我当然理解身处其中的迷茫与困顿。没有人身在之中,还能全然从容淡定。只是人生的通透,都来自站位的拔高。跳出当下的困境,把目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,困住我们的,只是当下的时刻,根本不是整个人生。

允许自己烦躁,接纳眼前的局促,也要慢慢学会抬头远望。站得高一点,心就宽一点。眼里不困方寸,人生自有山河。

登高

张君燕

根据医嘱,为了让我有效地抵抗骨质疏松,须戒烟、限酒、不喝浓茶。

为此,老伴儿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你要听话。”

我说:“……很难。”

“难也要做。”她朝我冷笑了一下,依旧严肃地说道,“大夫为什么用了‘抵抗’的字眼?因为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严重了,即便是喝牛奶、补钙、晒太阳、坚持运动,也恢复不到正常的水平了,只能退而求其次,想办法不让它继续疏松。所以,你不能放纵自己,要自律。”

她的话,让我感到,今后,要以“保命”为本了,“享乐”变成了非分,便悲从心起,“要是这样无滋无味地活,还不如去死。”我说。

她恼了,厉声说道:“你无耻!”

我涎笑着说:“一个小小的个人生活习惯问题,怎么跟道德连带起来了,你真是欺负人。”

“是你自己欺负你自己,还连带着欺负别人。”她眼圈里居然涌出了泪花,“你想啊,六十岁以前,你靠遵纪守法

劳,加班加点地工作……好不容易熬到退休,却不知道延年益寿……如果你不觉得亏,那就是臭不自觉了,是极端自私的表现。为了支持你工作,养孩子、服侍老人、操持家务,我都揽在自己身上,绝不让你分神,让你落得个功成名就、人五人六。可我呢……家里家外‘一把手’,一点儿闲下来的功夫都没有。”说到手,她把一双手摊在

抵抗

凸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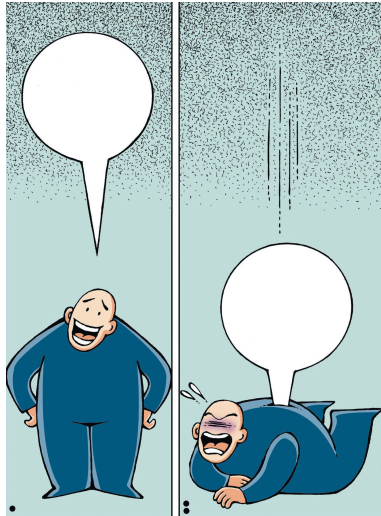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面前,“你看看,这还是人手吗?是鸡爪,是熊掌。”

老伴儿清秀、纤瘦,可她的手却异常肥大、粗糙,且长满了黑斑,佝偻着,伸不平展。我忍不住抚摸了一下她的手心,感到像摸一把锉刀,锉得我手心发痒。我说:“亏欠你了。”

一句体贴,让她泪流满面,“既然知道亏欠,你就要回报,往健康里活、往长寿里活,多陪我几年……还有孩

以备用(浩瀚的笔记却又往往成为累赘)。但一合上书,依旧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我知道这样目的性太强,有些急功近利。算了吧,反正读书的过程中快乐就行了。但是,书并没有白读,你以为忘了,其实它们都在你脑子里储藏。恰当的时候,这些读过的东西,都会争先恐后地冒出来。有人说我说话有意思,旁征博引,引经据典,都能说到点子上,问我怎么能记住那么多东西,是怎么背诵的。其实我根本没背诵,确实是它们自己冒出来的。

早年听一位作家讲课,有人问,写作进行不下去怎么办?作家说他的秘诀是:写不下去的时候,就硬写。这或许是另一种经验,硬写,或许真能冲破梗阻,找到感觉、进入状态,也或许,这只是适用于写作。就像我总结出的“搁下”,或许只适用于唱歌、唱戏,甚至只适用于我一个人?但是若有人有同感,我把这些写出来,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

●百草园

祸从口出

杨树山

言语如风,出口难收,守口即守心。

子,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,不为儿孙做马牛,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假充圣人。哪家父母不是儿女的马牛?”

老伴儿说得言之凿凿,不可辩驳,我深深地叹了口气,恨恨地说道:“听你的,烟酒茶,从今天开始,我全都戒了,谁不戒谁是狗。”

老伴儿听罢,狠狠地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水,“这还差不多,不过,听你的口气,还背着老大的委屈。”

“嘿嘿,不敢不敢。”

“烟你必须戒,酒可以喝一点儿。喝一点儿红酒,可以开胃醒神。还有,我也想喝一点儿,从现在开始,我也要活得雅致一些。既然我要喝,你就得陪。”

“那么茶呢?”

“我给你网购了一箱代茶饮,据说既生津止渴,又舒气保肝,呵呵。”

“真是横竖都逃不出你的手心,不过,从了。”

“嘿嘿,你都这等年纪了,还想着逃,你的骨子里总有不安分的东西,你要自律才是。”

星期文库

生活器物之三

秤,是常见的衡器,其发展历史极为悠久,形制也历经演变。

秤的发明,相传与商圣范蠡有关。范蠡归隐江湖后,在经商中发现,人们买卖交易的时候都以肉眼估量货物的重量,范蠡便产生了发明一种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的想法。一天,他偶然看见人们利用杠杆原理从井中汲水,方法精妙。他受到启发,发明了原始杆秤,并在秤杆上用13颗星作为标记,13颗星分别象征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,一颗星代表一两重,十三颗星代表一斤。后来,为了防止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,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,再加上福、禄、寿三星,以十六两为一斤。目的是告诫人们:经商者若欺人一两,则会失去福气;欺人二两,则永远得不了“福禄”;欺人三两,则会福禄寿尽失。

秤作为一种衡器,在人们心中,被不断赋予文化内涵,而且具有平衡利益关系、公平公正的象征意义,是天地良心的标尺。在秤杆上可以移动起到平衡作用的,叫作“权”,也称为“秤砣”。权,民间呼之为“公道老儿”。清代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卷四中说道:“市肆谓砵码为招财童子,谓秤锤为公道老儿。”“权衡取其平,平者乃公道之谓也。”

秤及其度量单位,还丰富了汉语语言系统,俗语有“秤不离砣,砣不离秤”,形容二人尤其是夫妻关系亲密无间,形影相随。再如“秤砣虽小压千斤”,比喻人年纪虽小,却能办大事。又如“定盘星”,本指戥子或秤杆上的第一星儿,其标识的重量为零,多用以比喻正确的基准或一定的主意。

秤,还影响了民俗生活。在传统婚姻仪式中,新郎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,手里所执的器物或为如意,或为“秤杆”。因为“秤”谐音为“称”,与如意一样均取其“称心如意”的口彩。民间还有立夏称体重的习俗。相传这一习俗源于蜀汉,刘备将其幼子刘禅交给孙尚香抚养,当时孙夫人正在吴国娘家,刘备命赵云将刘禅送到吴国给孙夫人。孙夫人见到阿斗后,为避免后母虐待继子的非议,就当着赵云的面给阿斗过秤,当时正值立夏。此后,每年立夏孙夫人都给阿斗称体重,向刘备报平安,由此渐渐形成了立夏日称小孩体重的习俗,再后来发展到立夏日成人也要称体重。清朝的顾禄《清嘉录》记载:“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,至立秋日又称之,以验夏中之肥瘠。”

秤所称量的从来不只是货物,还有人心。它历经数千年的演变,逐渐为电子称量工具所取代,已渐渐退出市井的日常,却退不出中国人的语言、记忆与情感。

一杆秤的中国往事

赵华